

清明:死者的追悼,还是生者的希望?

“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扫墓祭祖是清明节最重要的仪式。清明节的一些传统习俗,如扫墓时焚化纸钱、插柳、冷食等,因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环保、健康理念相悖而慢慢为人所弃。如何找到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使清明节变得丰富多彩?清明究竟是纪念先人的日子,还是包含着生者对生活的勃勃期许?

张炜:当时我正值盛年

近日,著名作家张炜推出了一部长达450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这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前后长达20年。该作品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最长、最为卷帙浩繁的一部纯文学著作。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有人肯花费20年的时间,去完成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作品,且不论其作品质量如何,光是这份坚持与勇气,就足以让所有人肃然起敬。

B04 圆桌会

B08 人物谱

被修改的历史

B02~B03 大事簿



《团结跃进,向新的胜利进军》(上图)原版黑白手工拼接图片档案(下图)《人民画报》1959年5月10期

历史PS的应对之道

◎ 本报文化评论员 陈祥

张大力在历史照片上追寻发现的“第二历史”,其实也不过是日光之下无新事,但他是使之臻于系统、翔实的国内第一人。

同样的故事,曾预先在苏联多次排演,为了革命事业,照片中斯大林的战友日益减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等,直到整个人民委员会的成员都被斯大林扫除殆尽,最后只剩下领袖形影孤单面对后人的目光和追问。

小说《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在真理部下面的“记录司”,从事的工作便是修正历史,从任何时期的报纸到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把修正后

的资料存档,把原资料送到一个叫做“忘怀洞”的焚烧炉里,而被修正过的资料随时待命下一次的手术。

在这样的逻辑下,谁抓住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和未来,全部历史就是不断用谎言代替另一个谎言。

在摄影技术面前,本雅明曾惊呼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将消解古典艺术的崇高,倒是苏珊·桑塔格慧眼如炬,在《论摄影》一书里,她一针见血指出:“照片篡改世界的规模,但照片本身也被缩减、被放大、被裁剪、被修饰、被篡改、被装扮。”即使是具备瞬间记录能力的照片,可以反其道作为不在场的记录。

《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去年出版过一书,《红游

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书中已经提及了那些“合理地”组织加工出来的“新闻照片”,当然,更大规模的图像造假是在之后的狂热政治年代里。

小至鲁迅照片里的伊罗生,林语堂失踪缺席,大至国家领导人身边亲密战友的人影蒸发,即便如油画《开国大典》,亦难逃反复折腾。

昆德拉说: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对历史的任何修改,都是试图掩盖某种真相。应对之道唯有活在真实中,捍卫人性和真正的生活,从身边的任何细节做起。

PS第二历史

《张大力：第二历史》揭开历史照片被修改的过程

见习记者 陈晓勤 广州报道

油画《开国大典》的多次修改，我们见惯不怪，因为那只是一幅绘画创作。但，你可曾想过我们熟悉的《毛主席在延安》、雷锋像等公开发表的历史照片，其实也是被改造的吗？过去60年来，我们看到的曾广泛流传的新闻摄影，大多是经过专业的暗房修版师处理。他们凭借着手术刀、钟表发条，用细腻的双手给照片“动手术”。如果不是一个名为《张大力：第二历史》的展览，许多不为人知的新闻摄影还尘封在阴暗的档案室里。

近日，《张大力：第二历史》在广州二沙岛的广东美术馆高调亮相。踏进美术馆3楼，远远就能看到《张大力：第二历史》这几个醒目的黑字，其中，“二”字写在胶布上，贴在某个被隐藏的字上面，留下被修改的痕迹，让人不自觉地产生好奇。“第一历史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第二历史。”艺术家张大力说，“许多公开发表的图片，某种意义上其实属于‘第二历史’，而原始图片无疑是‘第一历史’。”

展出的照片时间跨度达60年，张大力搜集了130多组同一场景里的多张照片，展览分为领导人、英雄、群众三个部分，观众可看到每组照片的上半部分是曾发表过的图像，而下半部分是没有被修改的图像，通过对比，可发现部分照片里有些人被抹去，有些人面容被修改，有些背景被完全替换，张大力将这些被修改痕迹和“证据”呈现在观众眼前，呈现事实的本来面貌，给人们提供一个窥见历史的真实机会。

记者在展览过程中，感觉这更像一场“大家来找茬”的游戏，张大力仅是注明每张照片的出处，并没有标出它们的不同，观众需要仔细对比，才能找出差异。“我只是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美术史家、政治学家来做这样一个研究。”张大力说。



张大力 第二历史

Zhang Dali: A Second History

策展人：陈琦
学术主持：韩小惠
主办单位：广东美术馆
协办单位：蓬皮杜中心
特别感谢：中国革命博物馆
展期：2010年3月27日-4月18日

广东美术馆

《1943年毛主席在延安》
(左图)《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中国摄影》编辑部编，1978年第一版
(右图)《纪念毛泽东》，中国革命博物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9年3月



《1961年周总理从莫斯科回国》
(左图)《民族画报》1964年1月号，总第91期
(右图)《纪念周恩来总理》，中国历史博物馆编，197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左图)《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1978年第一版
(右图)《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照相机是被人操控的”

从2003年开始，艺术家张大力进行了一项比较艺术研究。整整六年，张大力靠特殊的人物关系，身携介绍信，展开了断断续续地访问中国档案馆、各大国家媒体机构的历程。这次展出的130多组作品，就是他辛苦挖掘的一段段“被遮蔽的历史”。

照片中，修改的方式除了运用美化、抹去、添加元素外，还有拼贴，用几张不同的照片“制作”出一张新图，比当下的Photoshop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领袖”、“英雄”还是“平民”，他们的形象都有可能被修正，使之符合公众的想象或国家形象。

最为经典的一组照片是《毛主席在十三陵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去北京十三陵水库铲土，后面有群众围着，当时发表的图片，有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陪同，但到了后来于1978年发表在《中国摄影》的图片中，只出现毛主席的形象，彭真就给修掉了。“不仅为了突出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而且也因为彭真后来变为右派，在政治上他不能发表。”张大力说，“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毛主席在延安》(1943年) 这张照片中，消失的人群使得照片中只留下毛泽东与延安宝塔互为印证，把毛泽东塑造为一个英雄领袖，也突出当时“高、大、全”的美学特征。“因为某些原因，最后连毛泽东也被修掉，这很逗。在2006年3月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一张图片中，或许是为了重点体现延安精神，但不能去延安重拍，因为沿河水涨了，宝塔山底都盖了房子，只能把毛泽东修掉，留下背景。”

一些观众看了这些照片后，表示很疑惑，“没想到一直熟悉的历史图像，原来是经过加工处理的。”

张大力对此回应：“照相机发明之初，连发明者都认为照相机拍出来的图片是现实世界的直观影像，因为机器是科学的结晶，摄影机不会骗人。这一臆断却忽视了照相机是在人的操控之下而产生影像的。”

“修图地下党”的手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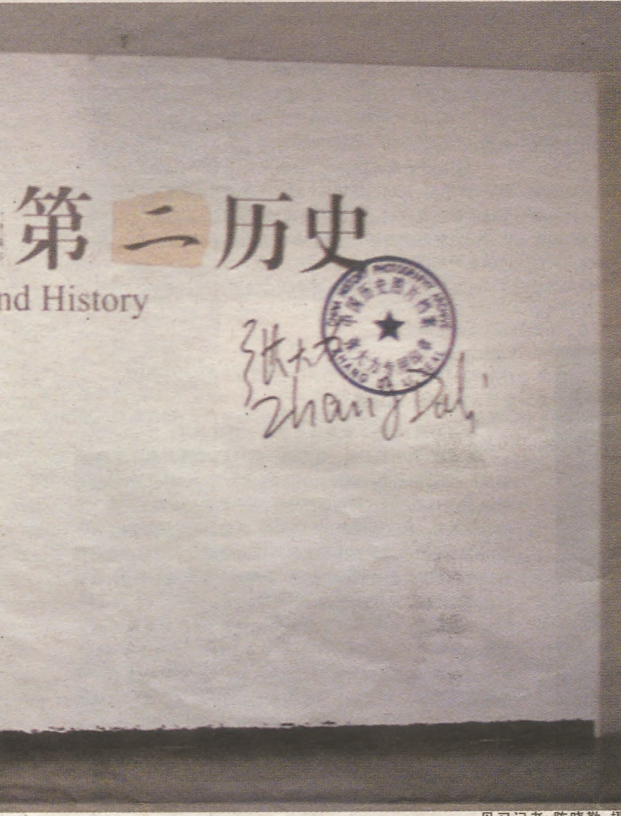
在张大力的《第二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因政治风云而消失在历史舞台上的人都从毛泽东的身边移走了，如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博古(秦邦宪)、任弼时、彭真、康生、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等。(周总理从莫斯科回国)这张照片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61年10月，周恩来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前回国，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到机场迎接他，可是刊登于1978年出版的《纪念周恩来同志》一书中，仅是出现毛泽东的身影，刘少奇的形象凭空消失了，而且该文中只出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的字眼，这张图片被印成宣传画，发行量很大。

这些照片被谁修改的？什么原因致使我们的眼睛受到了高度的监控？

修改照片的缘由，在那个年代讳莫如深，张大力总结了修改照片的四种形式：第一种是政治目的，这是最容易被察觉出来的，涉及到政治人物的浮沉变迁。第二种是美学式的，图片发表前编辑根据流行的审美标准进行或多或少加工；第三种是“修版”，不过这一次不是出自编辑，而是出自技术人员，比如修版师傅的眼光；最后一种最为接近绘画，主动剪裁和拼接一个趋于理想的场景，以符合受众的期待。“我们把修图的人叫修图地下党，他们是隐藏在

在地下。”曾经在人民日报工作过，也曾参加过《人民画报》图片修改工作的许林说。许林到摄影组是1965年12月份，当时有人分给他一把医用手术刀，一把剪子，一种修照片的染料。“先把照片做出来，在照片上修，然后再翻拍，修黑白照片这些工具足够了，至于具体操作，还有一套完整的工序，”经过暗房放大照片，用氰化钾剪去多余的部分，剪后重新定义新的照片，然后再把照片烘干，烘干后把它裱在玻璃板上修整。“因为过去的照片是颗粒状，不像现在数码矩形的，”我们就拿毛笔像素描那样一点一点地修整。”也因为当时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有时是领导让他们修的，有时是自行为，“觉得有多余的东西在毛主席旁边，就容易影响他的形象。”

这些在暗房中工作的修版师，他们用手术刀、药水、画笔，以及备用的领导头像，能将几张底片切合成一张照片。展览中《团结跃进，向新的胜利进军》这张图片很好地展现当年修改照片的历史“证据”。我们看到毛泽东、朱德、林彪等人的头像飘在空中，因为在大合照中，他们的眼神游离、表情僵硬，不适宜公开发表，于是修版师从别处移接头像替换，通过主动剪裁和拼接，一张符合“美学标准”的照片华丽地诞生了。



见习记者 陈晓勤 摄



《团结跃进，向新的胜利进军》
原版黑白手工拼接图片档案

《为了农业的巨大成就》
原版黑白手工拼接图片档案

修改背后：每个人都想升华

2007年，在毛主席去世30年后，曾担任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组长的陈石林终于能揭秘当年在暗房工作的经验。他在和曾璜(新华社高级图片编辑)的访谈中谈到当年“毛主席标准照”的修图手段，这与许林的讲述非常相似：“我用刀片把后面的人修掉，再补上背景。当时是用钟表的发条做成刀片刮的，大夫用的手术刀也可以用来刮照片。”“我把发条磨得很细，来刮。但刮得太细了，头发就有点假。”

如何把老态、憔悴的毛主席修成很有精神？陈石林透露：“我主要是把阴影修柔和，强光部分修得很柔和，尤其是鼻子两旁，再有，把眼白处修好。”我当时已经掌握了一整套修照片的方法。修照片，一定要在修之前就考虑好哪个地方该修，哪个地方不该修。我想办法用减薄液把强烈的反射光修掉，一定要在底片上修，不能在照片上修，这样才能使翻版效果好。太浓的地方，在底片上给它涂颜色，涂淡一点……”

修改历史照片并非中国独有，被称作纪实摄影之父的马修·布拉迪1965年就曾在集体照(国内战争的将军们)增加人物。英国图像历史学者大卫·金曾出过一本《消失了的

人民委员》，他从25万份前苏联历史图像中选择精彩部分，来展示斯大林政权下对历史照片的疯狂修改。“斯大林对自己的形象很在意，大家都知道他脸上有麻子，这也是一个缺陷，但是在苏联所有的照片，斯大林的麻子都没有，他的个子不高，斯大林和客人照相的时候，按快门的瞬间他站到前面一点，这样他可以说高一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说。

面对这些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历史图像，张大力搜集的工作可谓“重现历史”，在图说中也说明了大家欺骗与自我欺骗的过程。策展人、著名艺术批评家巫鸿说：“那个年代是对史料性的全然不顾，对领袖的美化已经成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事情。”实际上，类似的篡改被全社会所接受和采用：我们每个人都更理想的、‘升华’了的自我形象所吸引。翻出家中的全家福老照片，它们的底片上总会有照相馆做的细致‘修版’；而当今在电脑上改动形象、增益背景更是手到拈来、司空见惯。政治文化中对照片的篡改因此绝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文化和心理基础。”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上图)《学习雷锋好榜样》，1965年6月
(下图)雷锋纪念馆供稿，1990年3月第二版



专访 张大力

著名艺术家，1963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87年，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举行多次个展和联展，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我们生活在第二历史里”

东莞时报：你对涂鸦到对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再到第二历史的揭示，你表达的方式有哪些转变？

张大力：我的作品在这20年来形式不太一样。但在所有形式的背后，我希望通过不同形式来说明中国人的问题，比如中国人在国家的位置，还有他们的权利。2003年，我想表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本质和精神史。这个题目比较困难，雕塑、行为、绘画没有办法完整表现，于是我想到了用图片这种方式。图片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我就通过图片的分类和整理，完整反映历史。

东莞时报：你说第一历史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为什么要称为第二历史呢？该怎么理解这句话？能否详细谈谈。

张大力：有意就是一些政治原因，彭德怀写“万言书”，谁敢把他的照片发表出来？无意的是文化政策和生活习惯，像雷锋像，他周围的人被去掉，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不一定是上级的指示，而是出版社为了表现“三突出”的原则。还有生活习惯，一些人觉得拍的照片不好看，小孩穿的衣服不好看，就把他给去掉。这就是第二历史，我们一直生活在第二历史里。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假如说中国是一条大船，我们在船上，我们有权利去了解这个船的结构，谁来驾驶它，船往那儿走，为什么往那儿走。但，别人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假象，所以我们生活在第二历史，第一历史太深，我们永远不知道。

东莞时报：我觉得大家产生质疑的原因是在每张图中盖了印章吧。印章中除了你的名字，还刻着“中国历史照片档案”？

张大力：盖印章，是我作为艺术家想做的事情。这个图片在很多地方发表过，我在这一页纸上盖个章，这便属于我个人所有。当然，如果别人通过我的指示要查阅，他们使用没问题。刻着“中国历史照片档案”，从图片史来说，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图片，就是档案关系，我们要注重档案关系。

东莞时报：你说过“修版是介于照片、写真和油画之间的一种艺术手段”，当中的技术成分很高？

张大力：当时修版的技术很高，有好几种形式，一种是在底片上直接修，一种是洗出照片，直接在照片上修，一种是在印刷厂制版上直接修，还有一种在照片上修、画然后拍照片再冲洗，经过暗房技术，加上显影、定影各种药水把它给变亮等等，曝光时间的掌握等等，使之理想化，技术太多。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主观的东西，去选择这些文献，使另一部分人强制接受。

东莞时报：听说因为某些比较敏感的原因，没有印画册？

张大力：广东美术馆和湖南美术出版社合作印画册，出版系统有个规定，关于重大领袖和重大题材的要报给新闻出版署，他们同意了才能印刷，可他们没法拿主意，他们便把书稿转给党史文献研究所，党史文献研究所几位老先生看资料比较慢，不能赶上在3月26日出版。现在湖南美术出版社负责人也在找关系处理中。这些图片不是我修的，这是本身存在的东西，我只是把这些真实摆出来，我觉得没多大问题吧。

张大力：作品想法很容易，可是你要把它实现时，过程太难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红